

楊家將演義

封面设计 杨 光

杨家将演义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176,000 印数 1—300,000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3·168 定 价: 0.61 元

出版说明

《杨家将演义》是一部宣传爱国主义的讲史小说。它生动地描写了北宋名将杨业（杨老令公）及其子孙世代英勇抗击外患的故事。内容包括杨业归宋，宋皇五台山被围，潘仁美陷害杨业，杨业兵败撞死李陵碑，七郎被害，寇准审奸，杨宗保、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六郎统兵灭辽，四郎立功返宋，杨文广领兵征西夏，十二寡妇征西等生动故事。历述了杨六郎、杨宗保、穆桂英、焦赞、孟良、杨文广等英雄人物坚决抗击辽、夏侵犯，以及同朝中权奸所作斗争的感人事迹；最后以杨文广之子杨怀玉因宋帝屡信奸臣谗言，迫害忠良，愤而黑夜锄奸，率领全家上太行山作为结束。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一直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与根据《北宋志传》改编而成的小说《杨家将》略有不同。此书对后世章回小说及戏曲都有一定影响。

本书全称《新编全像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明代无名氏著。现用浙江省图书馆珍藏善本——原浙江南浔嘉业堂藏明万历年间刻本《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排版。卷首有明万历丙午（三十四年、公元一六〇六年）秦淮墨客序。据章“秦淮墨客”为纪振伦，字春华。全书八卷五十八则（回）。为了便于阅读，我们作了标点和分段，并改正了一些错字，有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五月

序

尝读将传，三代尚矣，秦汉来，其间负百战之勇，以驱戎马于疆场，请长缨于阙下者，盖如云如雨。第全躯者，为身不为君，保妻子者，为家不为国。求忠肝义胆，争光日月而震动乾坤，不啻麟角凤毛也。盖非勇之难，忠而勇者实难。宋起鼎沸之后，一时韬铃介冑之士，师师济济，忠勇如杨令公者，盖举世不一见云。令公投矢降太宗，公尔忘私，业以许国，狼牙一战，愤不顾身，英风劲气，真足寒其心而褫之魄。使其将相调和，中外合应，岂不足树威华夏，奈何三捷未效，而掣肘于宵人之中制，竟使生还玉关之身，徒为死报陛下之血，良可惜哉，良可惜哉！虽然，公亦足自慰也。丈夫泯泯而生，不若烈烈而死，故不忧其身之死，而忧其后之无人。自令公以忠勇传家，嗣是而子继子，孙继孙，如六郎之两下三擒，文广之东除西荡，即妇人女子之流，无不摧强锋劲敌，以敌忾沙漠，怀赤心白意，以报效天子，云仍奕叶，世世相承。噫，则令公于是乎为不以彼全躯保妻子者，生无补于君，死无开于子孙，千载而下，直令仁人义士，笔诛其魂，手刃其魄，是与草木同朽腐者耳，安能凛凛生气，荣施之若此哉。故君子观于太行之上，谓怀玉之知机勇退，富贵浮云，而亦伤宋事之日非矣，嗟嗟！贤才出处关国运盛衰，不佞于斯传不三致慨云！剖劂告成，敬掇俚语于简首，以遗世之博古者。

万历丙午长至日 秦淮墨客书

第十九回	焦赞夜杀谢金吾	80
第二十回	朝臣设计救六郎	85
第二十一回	真宗出赦寻六郎	90
第二十二回	六郎毁拆赛会庙	96
第二十三回	六郎兴兵救驾	100
第二十四回	洞宾令椿精揭榜	105
第二十五回	六郎明下三关	111
第二十六回	宗保遇神授兵书	114
第二十七回	孟良入辽求发	119
第二十八回	孟良金盔买路	122
第二十九回	穆桂英活擒六郎	125
第三十回	黄琼女反辽投宋	130
第三十一回	令婆攻打通明殿阵	135
第三十二回	钟离收回吕洞宾	139
第三十三回	王钦诳旨回幽州	142
第三十四回	六郎筵宴周福	145
第三十五回	学古领计陷宋臣	148
第三十六回	孟良偷路回取兵	154
第三十七回	六郎回兵救朝臣	158
第三十八回	六郎攻破幽州城	161
第三十九回	真宗封征辽功臣	166
第四十回	禁宫祈禳八王	170
第四十一回	邕州依智高叛宋	173
第四十二回	侬王攻破长净关	176

第四十三回	宗保领兵征智高	179
第四十四回	文广困陷柳州城	184
第四十五回	宣娘化兵截路	188
第四十六回	文广领兵取宝	192
第四十七回	月英怒攻锦姑	194
第四十八回	文广与飞云成亲	197
第四十九回	三女往汴寻夫	203
第五十回	奉国踢死白额虎	207
第五十一回	文广领兵征李王	212
第五十二回	公正争先锋印	215
第五十三回	八臂鬼王坏井水	219
第五十四回	周王设计套胡富	221
第五十五回	十二寡妇征西	224
第五十六回	宣娘定计擒奉国	230
第五十七回	宣娘炼出鬼王丹	234
第五十八回	怀玉举家上太行	239

第一回 宋太祖受禅登基

诗曰：

杨氏遽兴翊宋深，风闻将落尽寒心。
青衿叱咤风云迅，绿鬓挥扬剑戟新。
暗地有绳污白璧，明廷无象铸黄金。
英雄跳出樊笼外，坐对江山慨古今。

宋太祖，姓赵，名匡胤，涿郡人。父名弘殷，为周朝检校司徒，岳州防御使。母杜氏，安喜人。生匡胤于洛阳夹马营中，赤光满室，异香经宿不散，人号为香孩儿。一兄，名匡济；三弟，曰光义，曰光美，曰匡赞。弘殷既逝，杜氏孀居，治家勤俭严肃。

时匡济、匡赞亦卒，匡胤、光义、光美俱命学于陈抟之门。抟乃华山处士陈搏兄也，壮年励志苦学，屡科不第，遂隐居教授，循循诱人。有诗为证：

落落人间数十年，随身铁砚一青毡；
丹墀未对三千字，碧海空腾尺五天。
贾谊长沙淹岁月，杜陵夔府老风烟；
倚栏读罢归来赋，肠断青山落照边。

是时陈抟见三子卓犖，属情训导，文传孔孟，武授孙吴。学业既成，一日呼三子趋前言曰：“某今老矣，不复能为若辈之师。我有一友，镇州人，名赵，名学究，曾遇异人传授，汝等当往求教可也。”匡胤等遂辞别，竟往镇州师学究焉。后匡胤仕周世宗，补为东西班行首，寻升殿前都指挥使，掌军政

务。随世宗征伐，屡建大功，众心归附。

时，世宗于文书篋中，得木简长尺许，有字一行，曰殿前点检作天子。次日，世宗将殿前点检张永德斩之，乃命匡胤领其职。世宗崩，子宗训立，加匡胤为检校太尉，领归德节度使。会逢大辽与北汉连兵五十万，自土门东下，侵犯中原。朝廷仓猝会议，遣匡胤率禁兵御之。是日，领兵出屯陈桥。同行指挥使苗训善观天文，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乃指示楚昭辅曰：“此非天命乎？”是夕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高怀德，殿前都检讨张令铎，殿前都虞候王审琦，虎健右厢都虞候张光翰，龙健左厢都虞候赵彦徽，相与语曰：

“主上幼弱，我辈出力死战，谁则知之？今不如先立赵点检为天子，然后北伐。”众将商议已定。次日黎明，军士披甲执戈，直逼匡胤寝所，大呼曰：“今我等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匡胤醉卧未醒，闻众喧呼惊起，披衣将欲问之。诸将扶拥出厅，黄袍已加身矣。众皆罗拜，呼万岁毕，扶上马，拥还汴京。匡胤揽辔誓诸将曰：“汝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莫能为若辈主矣。”众皆曰：“惟命是从。”匡胤曰：“太后、主上，我所北面事者，勿得惊犯；公卿皆我比肩，勿得欺凌；市中货物，府库宝器不得抢夺；不许妄杀一人。听命者重赏，不用命者族诛于市。”诸军士诺诺应声，肃队而行。既入城，拥匡胤直进崇元殿，召百官朝贺。匡胤曰：“未有禅诏，何敢遽升殿？”言罢，翰林承旨陶谷，遂从袖中取出诏书，读云：

朕兹冲龄，未谙国政，弗胜天位。惟尔太尉，练达治体，宜揽乾纲。今卜之于天，天心默顺，稽之于民，民情协和。朕乃效放勋之遗风，揭神器而授之贤卿。当步重华之芳躅，膺帝箓而敬其事，无上负彼苍眷顾，下失斯民仰望，可也。

匡胤乃就殿前拜受毕，遂升殿，服衮冕，即皇帝位。百官朝贺毕，于是奉周主为郑王符，太后为周太后，迁之西宫。大赦天下，国号大宋，改年号建隆元年。封三代为皇帝，封母杜氏为皇太后，封妻王氏为皇后，封子德昭为皇太子，德芳为梁王，封兄子德崇为燕王，乳名大哥，人遂称为八大王，最有才能，人皆敬服。封弟光义为晋王，光美为秦王。文武百官，各升一级，遣使遍告郡国。有诗为证：

敕旨颁行去路赊，绣衣分彩照江花，

星披驿树人千里，为报乾坤属宋家。

时，华山处士陈搏，延揽英雄，亦有觊觎神器之意，每遣人往汴京探听消息。是时跨着一驴，游于官道之上，忽手下来报曰：“今赵点检受禅登基，遣使遍告天下。”陈搏听罢，惊慌坠地，乃曰：“鹿之逸奔，高材疾足者得之。”又复曰：“英雄回首作神仙。以声势虚誉论，彼固赫奕于我；以身心实益论，我又舒泰于彼。彼此各有一得，又何必拘拘于君人为耶！”太祖屡征不就，亲幸华山访之，陈搏接入庵堂。拜罢，太祖曰：“子之高卧，其奈天下苍生何？如肯随朝就列，任择其职，朕毋吝焉。”陈搏曰：“陛下开诚心，布公道，以理天下，则天下幸甚！微臣幸甚！即终日立朝，亦不过此敷陈而已。荷陛下厚爱，臣他不愿，但乞陛下将此华山周围地土，写卖契一纸付臣，臣得千秋沾恩。且不没一时相顾之殷。而又显圣主待隐逸之优也。”言罢太祖欣然索纸笔写之。陈搏谢恩讫，太祖命排驾回京而去。陈搏叹曰：“天下自此定矣。”有诗为证：（一说卖华山事，在太祖未登基时，备录之。）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山川。

寻常巷陌多簪纓，取次楼台列管弦。

人乐太平无士马，莺花无限日高眠。

宋太祖既登帝位，石守信等奏曰：“辽、汉犯边，乞御驾亲征，军士始用命也。”太祖乃命李继勋为先锋，王全斌为统军都督指挥使，石守信为护驾大将军。即日三军起行，望太原进发，不日到了董泽，与北营对垒下寨。次日太祖升帐言曰：

“朕不知太原地理，今欲窥其虚实，谁敢辅朕一行。”曹彬曰：“何劳陛下亲往，遣两人前去足矣。”太祖曰：“卿言固是，但不似目睹之为真也。”思忖良久，谓王彦升、遵训曰：

“汝二人选良马二匹，扮作西夏卖马客人，竟入太原观看地理，将周围形势，画成一图，带回与朕观之。”言罢，二人领命去讫。

却说北汉主姓刘，名钧，一妹配薛钊，钊一日醉甚，欲诛其妻，其妻夺衣得脱。钊至次日酒醒，恐汉王辱之，遂自刎而死。钊生一子，名继恩。钧无子，乃养继恩为己子。其妹复适何元业，生二子，长继元，次继业。钧又养为己子。至是汉王钧殂，继恩即汉王位，与周甚仇，称子于辽，乞辽助兵侵周。辽乃遣耶律于越领兵三十万由岭南而出。汉主命继元为元帅，继业为先锋。继业娶余氏，生七子：渊平、延广、延庆、延朗、延德、延昭、延嗣；又生二女：琪八娘、璚九妹。

俱善骑射，精通韬略。继元领兵二十万，至白坂河下寨，是时见宋兵于对垒董泽下寨，即遣延广下战书，约次日交兵。时宋兵已到董泽五日，太祖升帐，正在思忆王遵二人，忽报汉主遣人下战书。太祖召入，呈上书，览罢，与延广笑曰：“量太原弹丸之地，有甚难破，归语汝主早降，不失侯封，倘负固不服，指日擒捉，求生难矣。”遂许明日会兵。延广得命，将出辕门，王、遵入见。呈上地理图，太祖展开看罢，言曰：“太原在吾目中矣。”遂唤虎将桑锦，今夜领兵三千，直抵白坂河

左侧地名大汀洲埋伏，俟明日午时望白坂杀来；又唤米轮领兵三千，直抵白坂河右侧地名鸡笼山埋伏，俟明日未时望白坂杀来。米轮曰：“臣后桑锦进杀，只恐有失。”太祖曰：“地有远近故耳，不必多忧。”二将至晚，领兵埋伏去讫。太祖又命高怀德，明日引兵三千，往大汀洲接应桑锦，张令铎引兵三千，往鸡笼山接应米轮。又命王守贞、李继仁明日领兵一万，抄出白坂河后杀进，曹刚领兵五千接应守贞等。太祖分遣已定，诸将领计去讫。

第二回 继业调兵拒宋

却说北汉主升帐谓诸将曰：“南兵此来，决非昔比，必用奇计，方可胜之。”言罢，报延广回。入帐告曰：“小将观宋君英勇雄壮，非寻常类也。”汉主曰：“曾有何言？”延广曰：“说汝主来降，不失侯封，否则明日决战。”汉主曰：“汝观彼营，有可捣之处否？”延广曰：“无有其衅。但出辕门之时，见两人入去，却似前日在此卖马之人。臣沿途思忖，此必细作，来窥地之形胜者也。”言罢，继业奏曰：“臣已知之矣，乞主上调兵御之，彼必成擒。”汉主曰：“卿知其何为？”继业曰：“左侧大汀洲、右侧鸡笼山，两处可以埋伏，宋人既窥地形，彼必遣兵埋伏于此，急调兵往中途截住，使他不能进攻可也。”汉主曰：“卿既知之，早遣军士防御，孤何禁焉。”继业得旨，退出军中，唤过渊平、永吉：“明日五鼓，汝二人各领兵一千，同去左侧十五里路上俟候，但听信炮一响，一人杀往大汀洲去，一人杀回。”又唤延惠、张德：

“明日五鼓，亦各领兵一千，同去右侧十里路上俟候，信炮一响，一人杀往鸡笼山去，一人杀回，勿得有误。”又遣妻余氏，打白令字旗，领兵一千，往白坂河后接战。分拨已定，延惠、渊平等各整顿去讫。

却说太祖次日临阵，头戴一顶双龙升天黄金盔，身穿一件双龙升天绣罗袍，头上盖着一柄七檐绣龙黄罗伞，跨着一匹腾云赤龙驹。左手列着王全斌、张光翰、潘仁美等一十八员大将，右手列着李继勋、石守信、赵彦徽等一十八员大将，一字儿摆开于南。北汉主头戴一顶嵌金日月凤翅盔，身穿一件洒花滚龙衣，头上盖着一柄珍珠黄罗伞，跨着一匹铁蹄碧玉骢。上手有继元、耶律休材、张知镇等一十五人，下手有继业、不花颜儿等一十五人，一字摆开于北。太祖传令，两军休放冷箭，两主亲出打话。有诗为证：

旗拂西风剑吐虹，陈师列旅两争雄。

山河自古归真主，枉向军前鼓舌锋。

太祖马上问曰：“汉王何在？”汉主答曰：“孤在此，有何话说？”太祖曰：“汝窃据太原，称孤道寡，偷生一隅，亦已足矣，奈何谋逆不轨！朕兹来削平祸乱，救生民于水火之中，定一天下。汝若上识天时下穷人事，倒戈弃甲束手归命，犹不庙绝血食。苟如执迷抗师，决不轻恕。汝降与否，速自裁之。”汉主曰：“自三代以下，唯汉高祖提三尺剑，诛无道秦，得天下最正，后世谁敢议其非！岂似汝欺人孤儿寡妇，以窃神器乎！孤高皇之后，职此一方，亦守先人旧土耳。使高皇在天之灵，祐孤征讨诸镇，复一区宇，分所宜然，未为过也。汝今但当以窃据自责，而可以责孤耶！”言罢，太祖怒曰：“谁为朕擒此贼！”右手李继勋，左手王全斌，应声而出。北阵上继元、继业两骑齐出接战。四将交战数十合，不分胜负。

太祖急令放信炮，亲自出战。继业自思，捉得太祖胜斩百将，遂奋勇抢过阵来战太祖。太祖亦抖擞精神迎敌三四十合，只望埋伏之兵杀来。继业知其意，乃诈败而走。太祖赶去。继业拈弓搭箭，当太祖胸前射去，那马忽昂头跳起将箭衔着，遂把太祖掀落于地。继业正欲近前砍之，忽潘仁美杀到，大喝：“逆贼敢伤吾主！”挺枪直取继业，太祖遂跳上了马。继业将标枪标中仁美之马，仁美落马；继业抛之，只去追赶太祖。太祖见仁美落地，继业又打红令字旗来追赶，乃暗暗叫苦。忽二将杀至救驾，乃李继勋，王全斌也。先时李王二将杀入北阵，追赶汉主，只听得北兵，一片喊叫：“先锋射死宋主！”声如鼎沸。李王二将大惊，急勒马杀回，来救太祖。太祖慌叫曰：“仁美马中此贼之枪，今坠于地，先锋快去救之。”李继勋闻言拍马去救，只见北军围住了仁美，将枪乱刺。仁美在地上，左跳右跳，将枪东遮西隔，恰似耍拳一般；望见继勋大叫，“先锋救我。”继勋将北军杀散，夺其马匹与仁美骑之，并辔杀出北阵。

继业在南阵中，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又令从军高声大叫，要捉宋皇。北汉主被李王二将追赶，走得心疼，既而不赶，恐己身有不测之灾，遂鸣金收军。太祖亦鸣金收军回营。见仁美身被数十余枪，乃曰：“卿遭重伤，朕心何忍！”遂命回汴梁养病。又问曰：“三路军兵不见一人杀到，何也？”言罢，三路败军回报：左侧渊平、永吉领兵伏于中途，信炮一响，一人迎战桑锦，一人回战高怀德；右侧延惠、张德，领兵伏于中途，信炮一响，一人迎战米轮，一人回战张令铎。王守贞、李继仁、被一女子打着白令字旗接战，勇不可挡，王守贞险被那女将杀了。但幸李继仁将画戟砍去，那女子才抛了守贞。继仁与守贞两个夹战，那女将全无半毫惧怯，后复有二将

杀到，王守贞、李继仁、败走回阵。言罢，太祖惊曰：“朕初欺其无谋，今观此人行兵，不亚孙吴，使朕晓夜不安，但不知其为谁？”有诗为证：

太原继业独钟灵，卓犖胸藏万甲兵；

摧敌破围能解冻，宋君惊讶询威名。

却说太祖问罢北汉行兵之人，遂查点军士，伤折一万，太祖哀悼之甚。曹彬等奏曰：“敌人量我军杀败，必不准备，臣今夜去劫他寨，不知陛下以为可否？”太祖曰：“朕亦有是意，但今日行兵之人，谋略甚高，恐此谋难出其料，去徒损军。”曹彬曰：“无妨，臣领几千敢死军，虚去劫寨，彼军埋伏于外者，必竟杀来。乞陛下复率大队掩之。彼虽有智谋，安测度到此？”太祖遂命曹彬、石守信领五千敢死军，去劫汉寨；又命王审琦、王彦升、李继勋等领三万健军掩之。分拨已定，只待三更始去。

却说继业回营见汉主曰：“臣正要捉宋王，因何收军？”汉主曰：“孤心陡痛，恐有不测，是以收军。”继业曰：“宋兵虽败，未损大将，今夜必来劫寨，三军必要出寨，留下空营，不必交兵，彼放信炮，汝等亦放信炮，虚张声势，待天明，看动静交兵。”汉主曰：“彼来劫寨，趁黑地杀之，何故令不交兵？”继业曰：“宋主行兵，曹瞒无贰，彼必令敢死军先入，其锋难当，只放炮呐喊，诳他大队军兵杀进，他在内之军，必奋勇杀出，两下自相杀戮，岂不胜于交兵！”言罢，汉主大悦，三军领计去讫。

却说曹彬、石守信，领敢死军杀入北营，放起信炮。只听得北营亦放炮呐喊，曹彬等只说有军杀来，随即杀出；王审琦等，亦只说北兵杀出，一径杀进，俱不觉是自己之兵，闹了一晚。及天色微明，方认得是自己之兵。正欲收军，继业驱兵杀

出，砍伤甚众。太祖大恸，言曰：“二阵折伤军士如此，将奈彼何？”又问曰：“彼是何人主谋，朕必定计擒之。”石守信奏曰：“闻巡逻之兵，回说是令公。”太祖曰：“名唤令公？”守信曰：“非也，名唤继业。”太祖曰：“缘何又唤令公？”守信曰：“继业出战，打着红令字旗，其妻出战，打着白令字旗，因此号为令公，令婆。”太祖曰：“朕亦闻此人，有勇善战，北方称为无敌将军，不想又有玄妙之智术也。朕若得此人归顺，何愁四方征讨。”遂命军士休息，复取太原地理图看之。即唤何继筠、王彦升，领兵五千，径过石岭关，直抵镇定关下寨，但逢辽之兵到，令彦升拒之：“汝于岭下引兵，佯为截其归路之状，彼兵必退，不敢前进。”又唤王全斌、桑锦，领兵三千埋伏于莫胜坡，但有太原兵来，即出截之。太祖分拨已完，四将领兵去讫。

第三回 继业夜观天象

却说继业收军，是夜仰观天象。次日进汉主御帐，奏曰：“臣昨夜仰观星象，见毕舍月宿，主有久雨。”汉主曰：“将如之何？”继业曰：“传令军士，出砍柴薪。军分三停，一停擂鼓呐喊，一停执炮箭待敌，一停砍柴。临回之际，齐呐喊几声，烧尽南蛮。”汉主曰：“此主何意？”继业曰：“惑乱彼心，使不识吾之所为。”又唤张德、永吉领兵三千，往镇定关迎接辽兵。汉主曰：“孤望彼军来救，缘何反遣兵去接他？”继业曰：“日前观宋行兵，深知地理。彼必发兵往镇定关，拒截辽兵，臣所以调兵迎之。”乃嘱二将曰：“路途必有埋伏，

惟谨提防。”二将领兵去讫。

却说宋军见北军呐喊砍柴，次日进帐奏知太祖，说北军如此如此。太祖莫解其意，犹疑不定。是夜天清气朗，太祖与诸将出帐观星，乃曰：“汉主气数虽微，然亦一时不绝。”言罢，回顾皓月，大惊顿足，连声叫苦。诸将曰：“有何故也？”太祖曰：“数日忧折军士未观天象，今见月离于毕，大雨不止。”诸将曰：“明日亦令军士出砍柴薪。”太祖曰：“明日不过午未时，滂沱降矣。”次日遂令军士砍柴，至午天果大雨。北汉主曰：“南蛮只有半日柴薪，能够几何？”有诗为证：

宋主伤军未睹星，薪蒸未备苦难禁，
滂沱子夜倾如注，闷损沙场戍客心。

太祖因雨闷坐中军。忽报何承睿回营，太祖曰：“天虽大雨，今得承睿回来献捷，朕怀少慰，又足以摄服继业，自今以后，不敢轻视吾军矣。”诸将犹未准信。既而承睿入帐奏曰：

“大辽遣耶律于越领兵至镇定关前，臣父子依圣上计策，于越果怯退三十里下寨，不敢入救。臣回至中途，又遇王全斌手下游卒，说汉主命张德、永吉，领兵去接辽兵，二将骄傲，说在本境之内怕甚埋伏，及至莫胜坡，夜宿其地，众军畅饮酩酊大醉，王全斌引军围着，尽皆杀之，并未逃走一人。”太祖曰：

“惜夫天雨，不然，大事济矣！”承睿曰：“臣父乞陛下再遣兵防御，恐辽知兵少，驱大队杀来，难以抵敌。”太祖曰：

“无妨，天有久雨。俟晴破了太原，辽兵闻风自遁，不必益兵。”复曰：“继业天文地理尽知，真神人也！”承睿曰：

“臣于彼地闻人云，交兵若遇红白令，生死由他不由命，其名如轰雷灌耳。”有诗为证：

战斗夫能妇亦能，威声霏霏若雷轰；